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張恒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十一

元 汪克寛 撰

襄公上

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

己丑簡王十四年崩

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十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通吾内無所承上不請命則不書即位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内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

○仲孫蔑會晉悼**欒**

釁宋平華元衛獻甯殖曹成人莒犂比人邾宣人滕成人薛人圍宋彭城殖市立反左傳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公羊傳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杜氏曰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唐陳氏曰史策以常文書第曰圍彭城而無宋字聖人脩春秋不與魚石

之專邑叛君追書而稱宋彭城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繩証反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杜氏曰戍也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范氏曰彭城已屬魚石今猶繫宋者崇君抑叛臣也孫氏曰彭城宋邑也魚石宋叛臣也楚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故雖入於楚孔子還繫之于宋所以抑強夷而黜叛臣也劉氏曰楚為不道奬亂助惡使臣叛其君春秋所惡也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凡諸侯受封於天子固有常分強者不得獨兼弱者不得獨失有王者作強者將損之弱者將益之故宋雖失彭城猶未為非宋也高郵孫氏曰蒯聵出奔七年于外矣衛侯元卒而輒已立為君於蒯聵之納也必曰世子蒯聵若曰是乃世子

也輒安得為君乎彭城已入于楚而以之居魚石矣於其圍之必曰宋彭城若曰彭城乃宋邑魚石安得受之於楚乎石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不曰衛戚不與齊衛大夫助子圍父也此圍彭城繫之宋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助叛臣也一字之筆削父子君臣之倫夷夏之分咸具焉愚按彭城已奪於楚晉悼討魚石而還之宋使之復王制之正書曰圍宋彭城褒之也十年戍鄭虎牢駐師阨險以逼鄭使鄭人失王制之舊書曰戍鄭虎牢貶之也美惡不嫌同詞皆所以明王制也

夏晉悼韓厥帥師伐鄭成仲孫蔑會齊靈崔杼曹成人邾宣人杞桓人次於鄫

厥公作屈鄫公作合左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

戚以為之援杜氏曰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愚按襄邑縣今屬汴梁路睢州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昭二十一宋華氏叛如楚乞師楚太宰犯諫曰諸侯惟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哀二趙簡子云棄君助臣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戶江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於鄫此皆放甫兩反於義而行者也鄭棄中國而從蠻夷助叛臣以逼其君皆非義也晉悼公既禽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而使韓厥以偏師伐之皆合于義者也

傳直戀反書楚子辛公子壬夫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于偽反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

見下鄭伯睔卒棄中國從蠻荆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自鄢陵之戰楚子救鄭楚子重救鄭楚公子申救鄭皆不書義與此同高氏曰晉以韓厥巳足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之次于鄫以震鄭心且偷楚師之出也愚按齊桓伐楚次于陘不欲速戰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鄫不欲速圍以虐鄭皆霸者不輕用兵而重民命之意也故文定傳曰伐而書次其次為善然左氏謂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又謂以鄫之師侵楚皆與經不同故啖氏曰時魯會不須告命知傳妄也

秋楚共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平左傳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愚按楚憤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釋憾于宋高氏曰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者蓋攻其所必救也以其無名加兵故書曰侵○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也在位十四年子泄心嗣位是為靈王邾子宣來朝冬衛侯獻使公孫剽來聘晉侯悼使荀罃來聘剽匹妙反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襄二十名藏在諸侯之策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在亦反本韓文靜臣論曾不與音預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左傳邾子

來朝禮也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禮之大者也愚按杜預范甯皆云王崩赴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今考邾子來朝之時謂赴未至於諸侯猶之可也踰月之後安有赴告未及者然歷秋暨冬衛晉不廢聘好縱彼未聞赴而來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按禮諸侯已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者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春秋繼王崩而書朝聘朝者聘者受之者皆有罪也

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見孟子喪紀益廢民習于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唐順宗實錄遺詔以日易月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

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孫氏曰天王崩邾子衛晉之朝聘皆不臣也王氏曰襄公即位則邾子來朝晉衛來聘簡王崩而諸侯無奔喪之事靈王立而諸侯無始見之文當時狃習流俗不復知有京師矣使春秋不作三綱五常之道與蠻夷禽獸奚擇焉高氏曰凡諸侯嗣立必朝于天子而童子侯不朝者天子不與為禮也童子侯雖不朝而聞天子之喪必奔者明臣子之於君父非有老少也喪事尚質而無周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矣襄公雖幼不朝而亦不奔天王之喪劉以四歲即位而小國來朝大國來聘安能以禮相接乎

庚寅靈王元年

二年晉悼二齊靈十一衛獻八蔡景二十一鄭成十四卒曹成七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六宋平五秦景八楚共二十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王杜氏曰五月而葬速○鄭

戍師伐宋平左傳鄭師侵宋楚令也高氏曰楚以彭城故令鄭伐之鄭受制於強楚而為之伐中國不貶人之而書師者非所以伸之蓋懲其動衆耳襄陵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杜氏曰齊姜成公夫人○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困反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愚按成公在位十四年子髡頑嗣是為僖公○晉悼師宋平師衛獻甯殖侵鄭僖左傳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杜氏曰晉伐喪非禮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高郵孫氏曰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甯殖書名將尊師少也李氏集義上言鄭伯睔卒下書三國之師

侵鄭此不待變文而後為譏其伐喪也蘇氏曰鄭雖有衅中國之罪而伐其喪非禮也張氏曰士匄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與之則茲伐喪之罪不待貶而見矣劉氏曰穀梁云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說者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皆非也將尊師少書將理然也若人伐已喪已亦伐人喪是以怨報怨春秋豈為是書之哉○秋七月仲孫蔑會晉悼荀罃宋平華元衛獻孫林父曹成人邾宣人于戚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惟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王氏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蜀杜氏曰大夫專恣春秋不加貶削之文而直叙其會以志

其○己丑塟我小君齊姜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

塟杜氏曰齊謚也三月而塟甚速○唐陳氏曰穆姜有美檟頌琴文子取之以塟公羊不知婦先姑薨故疑之也○叔孫豹如宋平左傳通嗣君也○冬仲孫蔑會晉悼荀罃齊靈崔杼宋平華元衛獻孫林父曹成人邾宣人滕成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左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程子傳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責其不能有也杜氏曰虎牢河南成皐縣張氏曰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為制邑秦漢為成皐東有汜水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愚按汜水縣屬今汴梁路鄭州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音似水縣巖險聞于天下鄭莊公曰制巖邑也猶虞之下陽見僖二趙之上黨通鑑赧王五十五年秦攻趙上黨拔之輿地志河東上黨縣言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有太行羊頭山今屬潞州魏之安邑通鑑烈王七年韓趙伐魏圍安邑按魏本都安邑乃堯舜舊都即鳴條之野今屬解州燕於𡿺反之榆關輿地志燕平州之東有榆關一夫守之可以當百今在平灤路一百八十里吳之西陵吳志陸抗曰西陵國之西門若不守則荆州非吾有也西陵即夷陵今峽州蜀之漢樂音洛蜀志建興七年築漢城于沔陽築樂城于成固按沔口晉吳皆以為重鎮控引秦梁路通荆雍今屬漢陽府成固即漢中隋書以謂成都之喉嗌今屬興元路南鄭

縣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通旨鄭之虎牢三國之祁山西陵濡須皆國之存亡所係者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易坎卦彖傳城郭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禮運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魚據反滕君也夫狡交卯反焉思啓封疆成八申公巫臣云云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

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爲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永嘉呂氏曰楚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皆是衛杞不能有之而齊桓城之爾然則城虎牢亦鄭不能有而諸侯城之張氏曰虎牢所以不繫鄭者鄭人背盟棄好黨楚以爲中國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霸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霸主爲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家氏曰虎牢諸夏之藩表得之以興失之以亡內外之限界在焉邑雖屬於鄭險則關乎中國故城虎

牢不繫于鄭明虎牢非鄭之所宜有也鄭之封疆嘗受之天子曷不以繫之鄭乎曰鄭叛盟從楚以天子之侯度甘為夷屬辱天子之封守非當削書諸侯城虎牢不曰鄭虎牢削之于鄭也削之于鄭歸之于中國所以正王制內外之分故書曰遂城虎牢蓋舊史書城鄭虎牢聖人削之曰城虎牢故曰非聖人莫能修陸氏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於鄭也吳興沈氏曰不言伐取且不繫之鄭皆所以與晉也愚按自平王東遷鄭武公入為卿士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鄭厲公納惠王而王復與之焉然齊桓之霸說申侯而與之虎牢則固未嘗以虎牢為中國之輕重也迨悼公之霸則近楚微國若江黃弦庸六蓼羣舒之類吞噬靡遺中國諸侯若陳若蔡若許亦已服役于楚夷于屬縣而鄭以王室懿親畿內大國又屈而從楚茍非阨虎牢之險以制其棄同

即異之心則楚將越鄭而東蹂躪中華之境其不薦食并吞者幾希矣故虎牢之城不繫于鄭責鄭而與中國也春秋書遂伐楚見諸侯之專也書遂城虎牢見大夫之專也○趙氏曰公羊云不書取為中國諱也按夫子增損經文以示義何諱之為若言鄭虎牢則以譏之也劉氏曰穀梁云若言中國焉内鄭也非也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内之乎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共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劉氏曰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也高氏曰晉城虎牢有以勝楚矣楚無所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襄陵許氏曰著楚之所以不競于晉也

辛卯靈王二年

三年 晉悼三齊靈十二衛獻七蔡景二十二鄭僖公髡頑元年曹成八陳成二十九杞桓

六十七宋平六秦景七楚共三十一吳壽夢十六

春楚共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壽夢吳楚爭強自此始左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襄陵許氏曰國政失御大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內與晉讐此共王之所以不振也陳氏曰于是楚伐吳吳伐楚取駕則其但書伐吳何春秋于吳楚未嘗無差等也是故楚伐吳悉書之吳伐楚必若過門于巢卒而后書

○公如晉左傳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悼盟于長樗樗勑居反左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

東表於齊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杜氏曰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稽首首至地事天子之禮張氏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長樗近晉之地蘇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高氏曰出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愚按魯君朝晉而盟者四文公有三焉晉襄首以陽處父盟公明年又要公盟于國都靈公亦與公盟于其國唯此年晉悼特去國都而與公盟長樗有以見襄靈之侶而悼公之謙宜悼公之能復霸也公至自晉何氏曰上盟不于國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六月公會單子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鄭伯僖莒子黎比邾子宣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單音善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願與二三

凡弟相見以謀其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䣕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傳楚強諸侯皆畏之而脩盟故書同杜氏曰單頃公王卿士雞澤晉地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地譜一名雞丘張氏曰今洺州雞澤縣愚按縣有水名雞澤今屬廣平路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烏故反）其反覆（音腹）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音汝）栗（文十）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

洮他刀反僖八于翟音狄泉僖二十九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朱子語襄公之世晉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會于柯陵之歲成十七尹子單子同盟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音旋下同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楚地而韓獻子懼左傳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師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扶又反封陳蔡而中國恐昭十三劉子同盟穀梁同外楚也

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於妙反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音現矣高氏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單子王臣而下與諸侯盟故特書曰以間之張氏曰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公會單子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儕王官于諸侯俾

下同于歃血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愚按悼公自京師歸而得國故會單頃公假王命以求諸侯也春秋於柯陵先書伐而繼書某日同盟平丘先書會而亦再書某日同盟此則上書會而下書日以同盟皆不再舉諸侯所以著王臣與盟而貶其瀆分之罪也葵丘之盟宰孔不與而再書諸侯則齊桓謹分之美見矣况柯陵平丘之盟書日皆繼事之辭也此盟非繼事特繫日于齊世子光之下與新城之盟繫日于趙盾之下同文以見參上下之分不可不書日以謹之也

陳侯成使袁僑如會僑其驕反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高氏曰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者也今聞鄭伯受盟故俾大夫求成于晉本非召會來又後時

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于此左傳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公羊傳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穀梁傳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杜氏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袁僑也何氏曰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係君故因上地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諸侯盟大夫又盟諸侯始失政也至溴梁之盟曰大夫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劉氏曰春秋褒善貶惡不失其實者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君

其君之詞也異乎溴梁溴梁者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其非受命而專之也明矣諸侯之失其政奪於其臣不亦宜乎通旨陳久叛中國服役于楚遠不堪其侵欲而後求盟于晉悼公立已四年復修霸業其從之也不已晚乎悼公盍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冑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欲寡君之願也雖徼盟約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逖王慝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及袁僑盟非晉也陳氏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黜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于是始悼公為之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而后大夫專盟矣愚按踐土之盟陳穆公如會文公未嘗再要以盟而陳服于晉歷三世而不叛袁僑苟有誠服之心又何必以盟誓結之哉袁僑之盟不足以固陳而徒啓大夫專權之端詳書及以及著諸侯之失權也春

秋外主兵及外主盟會皆稱會唯諸侯之大夫救徐盟袁婁盟宋稱及著大夫之專而有汲汲之意也晉悼雞澤之役雖能伏安攘之義以服陳鄭而上盟單頃公以瀆王臣之分下使大夫盟袁僑以縱諸侯之權此乃復伯初年之大會而得失有如此者故晉伯雖復盛于悼公而失政之禍亦由悼公也○秋公至自會蜀杜氏曰公踰時而返故致之○冬晉悼荀罃帥師伐許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知武子帥師伐許張氏曰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修政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以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壬辰靈王三年四年晉悼四齊靈十三衛獻八蔡景二十三鄭僖二曹成九陳成三十卒杞桓六十八宋平七秦景八楚共二十二吳壽夢十七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左傳陳成公卒

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愚按成公在位三十年子溺嗣是為哀公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祭法曾祖為皇考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隱公閔公滅國書取取根牟取邿取郜取鄫出

奔稱孫音遜文姜孫齊哀姜孫邾昭公孫齊之類所以放甫兩反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十六年二十七年同盟幽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十六年戊申朔定公名宋而書宋人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之類閔公名啓方而書城啓陽成公名黑肱而書黑肱來奔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如漢武帝諱徹改蒯徹名通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如漢明帝諱莊改莊助莊光姓嚴詩書則諱如如月之恒諱作常允恭克讓諱作遜臨文則諱如一匡諱作一正足徵諱作足證嫌名則諱嫌名謂音聲相近如唐元皇帝名昞諱丙丁之丙憲宗名純諱淳朴之淳二名則偏諱如唐

太宗名世民諱世為代諱民為人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家氏曰晉𢊁司徒宋𢊁司空魯𢊁具敖二山皆臣下以諂為忠非盛世之制也

夏叔孫豹如晉悼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高氏曰且為鄫世子故○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下定姒同左傳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公羊傳定弋者襄公之母也杜氏曰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高氏曰襄公以夫人之禮卒之○啖氏曰若如左氏所言則當不書薨葬此文當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誤在此耳○葬陳成公高氏曰陳成公既為雞澤之會則是國已變于夏矣愚按陳即中國

魯會其葬故書○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杜氏曰定謚也喪以正夫人禮逾月而葬速高氏曰死才二十三日爾襄陵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姒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葬速禮畧也臨川吳氏曰僖宣襄昭四妾母羣臣皆逢君之意而尊其母及定哀之際君弱臣强嗣君之母先君之嫡夫人也乃敢蔑視其君而卑其母焉甚矣魯道之衰也王氏曰此葬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書葬定姒者哀公之母也自襄至悼哀涉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冬公如晉左傳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高氏曰公有母喪復如晉朝王氏曰襄公之立至此纔七歲爾幼弱之君奔走道路所謂國君道長豈得已哉○陳人圍

頓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高氏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事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間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興而楚詘也癸靈王已四年**五年**晉悼五齊靈十四衛獻九蔡景二十四鄭僖三曹成十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六十九宋平八秦景九楚共二十三吳壽夢十八**春公至自晉**高氏曰著公不朝王於廟也且公幼而頻年如晉是危道也襄之出二十四致之者二十一危之也**○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僖左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杜氏曰發子產父高氏曰鄭自雞澤之會始棄蠻荊來聘于中國諸侯得以息兵修好也**○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悼左傳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公羊傳外相如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杜氏曰豹與巫

俱受命于魯故不書及比之魯大夫劉氏曰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鄫屬于魯為附庸故相與往來于晉也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陸氏曰鄫列國也使其世子同于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石氏曰不書及內之也鄫有國而私屬于人魯晉之私屬鄫也皆不臣之著也王氏曰凡外相如不書書者必有謂也叔孫率鄫太子如晉故不書會與及然鄫雖小亦國也請于晉而屬之比諸魯大夫而覲之是推天子之禮以事霸主也故參譏之高郵孫氏曰明年莒人滅鄫則是晉失霸主之道而魯大夫之往為無益矣愚按諸侯之世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而亞于大夫之列非禮也然春秋時較强弱之勢而無君臣之分以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鄫國微弱而其世子次于魯大夫也叔孫豹偕鄫世子

巫如晉而不言及是旅見于霸國也仲孫蔑衛孫林父受命于晉以會吳而不言及是旅見于吳也旅見于晉猶之可也旅見于吳甚矣 ○仲孫蔑衛獻孫林父會吳壽夢于善道道公穀作稲杜氏曰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范氏曰善稲吳地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于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為蠻荊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衛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秋大雩左傳旱也高氏曰因旱祭志僣也 ○

楚共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杜氏曰共王敗于鄢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壬夫八年

之中殺三卿王氏曰壬夫之貪有取死之道矣經以國殺大夫為文者陳之叛楚在子辛楚子既不能明法教以律貪人又不能殺貪人以謝小國乃擁其罪人與兵致討而陳恨彌篤方歸罪子辛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公會晉侯悼宋公平陳侯哀衛侯獻鄭伯僖曹伯成莒子黎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齊靈世子光吳壽夢人鄫人于戚左傳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程子傳吳來會非為主也孫氏曰鄫微弱不可先也故吳序鄫上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請聽諸侯之好呼報反晉人將為于偽反之合諸侯使魯衛

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杜氏曰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音現矣春秋之義明矣石氏曰戚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王氏曰悼公合十二國之諸侯為會而吳且聽命則中國之威亦少振矣吳進而稱人者喜其聽命也愚按經者會吳者九惟此書人餘皆稱國至黄池而書于盖以國稱者夷狄之常也此書

人者予其慕義之善黃池書子紀其主會之僞也陳氏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故黃池之盟亦不書

公至自會○冬戍陳

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公羊傳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吳氏曰戍者以兵守之也高氏曰此諸侯同戍非獨公戍之也杜氏曰諸侯在戚皆受命各還國遣戍故獨書魯戍程子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蓋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于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孫氏曰不言諸侯而言魯戍之者與城楚丘之義同張氏曰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匄知戍陳之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歎陳氏曰戍不書桓六年戍齊

宣十年戍鄭皆不書晉悼公之戍陳鄭特書之悼公之霸業桓文之所不肯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悼公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相于向皆東竟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誠下策也愚按悼公之戍陳有恤中國攘夷狄之義惜其以為有陳非吾事人心不恊而不卒戍遂至于失陳也

楚共公子貞帥師伐陳哀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鄭伯僖曹伯成齊靈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左傳子囊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穀梁傳善救陳也范氏曰能救中國而攘夷狄故善之高氏曰陳方附中國諸侯既戍之復為楚所伐又相率救之救之義事也家氏曰戍者戍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戍之及楚師之來以戍為未足又動大兵往救焉書戍書救以善晉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范氏曰善

之故以救陳致張氏曰書勞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高氏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慎僭亂未啓也其子宿嗣是為武子季氏之强萌于僖公大于成公熾于襄昭極于定哀

甲午靈王五年 六年 晉悼六齊靈十五衛獻十蔡景二十五鄭僖四曹成十一陳哀二杞桓七十卒宋平九秦景十楚共二十四吳壽夢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桓公也自僖二十七年來朝成九年來逆叔姬之喪此年卒子匄嗣是為孝公

◯夏宋華弱來奔 平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

逐之高氏曰不言逐而以自奔為文者朝廷尚敬而弱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秋葬杞桓公

○滕成子來朝左傳始朝公也○莒黎比人滅鄫

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范氏曰莒是鄫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氏曰莒女嫁為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言滅者以異姓為後非兵滅或曰鄫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見陸氏辨疑并劉氏權衡今

直罪莒舍音捨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鄫後與黄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史春申君傳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進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園與女弟說春申君進于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是為幽王呂不韋獻邯音寒鄲音丹之姬於秦公子史吕不韋傳秦昭王太子華陽夫人無子太子中男名楚質于趙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請以奇物玩好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獻夫人因言子楚賢夫人承閒言于太子以為適嗣不韋取邯鄲姬絶美者與居知有身子楚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生子政子楚立是為莊襄王政即始皇帝也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

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謐音密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晉書賈充傳充子黎民早卒無嗣及薨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謐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槐表陳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家氏曰周衰倫教不明有以他姓為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為非滅如鄫事者往往有之聖人特於此垂訓焉苟以為莒實滅鄫則是時晉悼主盟豈有莒滅同盟之國而全置不問哉○陸氏曰莒實以兵滅鄫立其子守之為附庸而其子又鄫外甥故公穀但傳立鄫孫守祀故書曰滅而不究事實耳劉氏曰左傳云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非也五年秋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人聽命于會故經書吳人鄫人是魯已絕鄫鄫無賦于魯矣尚何所恃而取滅耶

冬叔孫豹如邾　宣左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高氏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修平以無忘舊好也

○季孫宿如晉　悼左傳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杜氏曰宿始代父為卿見大國襄陵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于下矣○趙氏曰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按前年會戚已令鄫聽命于會即明不私屬魯今鄫亡自不關魯事何得來討據事情季孫初嗣位而不往見霸主耳

○十有二月齊侯靈滅萊　左傳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宿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還五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六年三月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郳萊恃謀也公羊傳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王氏曰萊姜姓子爵國於東夷齊滅之然春秋之例滅同姓則名故衛文

公滅邢經稱名以貶之今齊靈公滅萊獨免於名者蓋萊居東夷事在所畧耳張氏曰子產嘗對晉人侵小之問以爲武獻以下兼國多矣然則晉蓋吞滅之首宜其無以戢諸侯之相滅也

乙未靈王六年

七年

晉悼七齊靈十六衛獻十一蔡景二十六鄭僖五卒曹成十二陳哀三杞孝公匄元年宋平十春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

春郯子來朝

左傳始朝公也高氏曰郯少皡氏之後也前世聖賢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四夷先王之意非特以蕃王室蓋用以化之也後世子孫往往多失僻陋者反漸其習俗然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愚按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爲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唯此年

三卜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令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小邾子穆來朝左傳亦始朝公也○城費費音秘杜氏曰琅琊費縣張氏曰今沂州費縣愚按今益都路沂州費縣西北有古費城

費季氏邑也杜氏注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音遂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息亮反三君無衣於既反帛之妾無食如字又音飼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如字又直龍反器備見左傳行父卒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

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公羊定十二）至於帥師墮（許規反）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音現）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愚按此書城費而貽十三年書圍費定十二年書墮費十五年書成城鄆而貽二十六年定十二年書公圍成比事以觀則知大夫之強恃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室卑而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

秋季孫宿如衛 獻 左傳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愚按比書滕邾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晉如衛著邦交之煩而畏大慢小之情見矣 ○八月螽 杜氏曰為災故書高氏曰莊公以前螟猶書之莊公以後螟不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書舉重以見輕爾 ○冬十月衛侯 獻 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成三年傳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不繫于國以見遂事之專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大夫之伉也王氏曰禮升降之儀臣後君一等而孫子之聘公登亦登茲伉之甚 ○楚 共 公子貞帥師圍陳 哀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 悼 宋公 平 陳侯 哀 衛侯 獻 曹伯 成 莒子 黎比 邾子 宣 于鄬

鄬穀或作隔于軌反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杜氏曰隔鄭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愚按書楚圍陳書會于隔書陳侯逃歸而不言救陳所以著荆楚兵力之强晉悼安攘之怠而陳侯棄楚即華之心不固也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鄭伯髡頑如會髡苦門反公穀作髡原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七報反又采南反公穀作操左傳鄭僖公將會于鄵子駟相及鄵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弑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强則不若楚於是弑之曷為不言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卒之名也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

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杜氏曰鄵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

按鄭僖公三傳株戀反皆以為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瘧疾魚畧反赴也公羊則主為中國諱之說穀梁則主不使得加之說信如左氏之言也是君見弒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見劉氏權衡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張氏曰從其偽赴而隱之是春秋之作乃為亂臣賊子之地而非彰善癉惡之書也然則弒而書卒二傳之說蓋所

以立萬世臣道之防褫逆賊之魄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音現下見其同）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齊舍以母無寵已無威）宋殤則以亟（去吏反）戰疲民（閔公連歲黷武戲慢大臣無人君之體）齊襄則以行（下孟反）同鳥獸（莊公肆意淫欲寵嬖下臣）鄭夷則以侮慢大臣（晉夷皐不君厚斂雕墻拒直諫謀殺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許買不以禮訓太子使陷于罪）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莒庶其多

行無禮受少黜長容州虐於國人廢長立少楚頵多愛欲廢長立幼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齊荼以嬖妾之子國人不之君衛剽以寵弟之子為權臣所立吳僚夷末之子而立非壽夢之意吳餘祭側界反則以輕近刑人齊商人以弒君之賊而狎所怨而晉州蒲欲盡去起呂反犀大夫而立其左右也宋杵臼無道不恤公族虐于國人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盟會者禮義之所出也背叛者逆賊之所為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隰則是貴禮義得盟會之正也諸大夫欲背音佩諸夏與荆楚則是背叛而為逆賊之行也此時即不

弑君其罪已無所逭而況敢動于惡則子駟之罪不容于死夫豈僖公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襄陵許氏曰辭繁而不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善其志在于見諸侯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據吳子光卒于陘楚子軫卒于城父不地鄵鄭邑也其曰卒于鄵見其弑而隱之也劉氏曰諸侯于其封內猶大夫于其家也義不可外其君是以雖卒不地也鄵何以獨書乎然則鄭伯之卒可知矣彼必以合乎中國之故而見外于其臣也故為變文

以起其見弑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通旨問鄭髡頑楚麋齊陽生何以書卒曰此存天理抑人欲之意張氏曰天下之大分中國夷狄君子小人是也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之善類不幸而無臣以輔佐之至于不得其死聖人為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終命所以垂世立教廣為善之門也愚按或引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謂髡頑書名義與遏同實卒而非弑也今考遏之死三傳皆云巢人之射則鄭僖變文實弑而非卒矣

陳侯哀逃歸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莊十七 逃者匹夫之事文三杜氏注 上

二年諸侯戍陳令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于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八年鄭子展云云 諸侯聽命必能致力于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荊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高氏曰楚人以陳叛故殺公子壬夫

而亟討陳晉雖為陳再合諸侯卒不能攘楚以安中國故陳侯内為二慶所逼而逃歸也然為一國之君而不能自立從荊楚則懼為中國所伐從中國則又懼楚若匹夫之逃亦可羞矣愚按春秋于諸侯之逃楚者皆不書惟陳鄭之逃中國則書之所以辨内外而予齊晉也

丙申靈王七年 **八年** 晉悼八齊靈十七衛獻十二蔡景二十七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陳哀四杞孝二宋平十一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吳壽夢二十一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愚按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于晉自宣公媚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晉悼之立未十年而魯君四朝矣豈有倍于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乎悼公改命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

○**夏葬鄭僖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

○**鄭**簡**人侵蔡**景**獲**

蔡公子燮 燮穀作濕後同左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王氏箋義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至楚然後告絶于晉而與楚平春秋惡其叛中國故于國稱人以示貶傳見下楚公子貞伐鄭

○季孫宿會晉侯悼鄭伯簡齊靈人宋平人衛獻人邾宣人于邢丘 左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任氏曰邢丘故邢國河内平皋縣也張氏曰邢自邢丘遷襄國又遷夷儀愚按衛滅邢晉又取其地今順德路内丘縣

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所具反使

諸侯之大夫聽命于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杜氏曰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書立政篇夫不自為政而委于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杜氏曰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容取安檀弓注苟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古息反梁之會悼公

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章銳反旒音留公羊十六年

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音現魯之失正與政同也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矣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蜀杜氏曰獨出季孫宿者春秋以內魯為文出季孫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愚按自齊桓倡霸以來未有以霸主而會諸侯之大夫者北杏稱人貶四國之君首稱霸耳翟泉之盟晉雖弛權然魯君在會而晉侯不預猶未以霸主會大夫也悼公復霸而虛打同盟首以仲孫蔑齊崔杼廁乎其間繼會雞澤又以諸侯之大夫盟陳袁僑焉令而會邢丘且曰重煩諸

侯而使大夫聽命然則諸侯之失政實悼公為之也春秋人諸侯之大夫而不貶季孫宿蓋不書季孫則疑于諸國之微者人諸國之大夫所以人宿也張氏曰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也○吳氏曰左氏云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按尊晉侯則季孫亦書不書且

魯君與他國大夫會例

書名何獨尊晉侯乎

公至自晉 王氏曰公留晉半歲不與會而歸書至所以危之 ○莒黎比人伐我東鄙 左傳以疆鄆田高氏曰鄆田接于魯而疆界不明故興兵伐魯以正之鄆遂屬于莒矣王氏曰見莒子之强魯國之弱而盟主之無威也 ○秋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冬楚共公子貞帥師伐鄭簡 左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

民急矣姑從之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伯駢告于晉知武子使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

齊宣王問于孟子交隣國有道乎孟子曰有惟夷佳反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音泰王事熏鬻音育句音鉤踐事

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閒厠也大國之閒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毗志反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公孫輒子國公子發加兵于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子産云云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産獨不順焉以晉楚爭鄭自兹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

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扶又反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音現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高氏曰觀左氏所載則子駟之弑僖公志在事楚矣愚按自襄元年荆楚之師侵宋伐陳圍陳伐鄭皆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而無貶詞者豈與其憑陵中國哉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晉侯悼使士匄來聘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愚按魯之事晉甚謹而成公末年至襄十二年士匄荀罃士魴凡四聘於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

丁靈王九年晉悼九齊靈十八衛獻十三蔡景二十八酉八年鄭簡二曹成十四陳哀五杞孝三宋平十二秦景十三楚共二十七吳壽夢二十二

九年

春宋平**災**災公作火左傳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公羊傳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内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莊十一年傳外災告則書高氏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劉氏曰穀梁云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非也齊大災又豈故齊乎

○夏季孫宿如晉悼左傳報宣子之聘也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勤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左傳穆姜薨于東宫杜氏曰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公作繆姜杜氏曰四月而葬速高○冬公會晉侯悼宋
氏曰別為之謚用文姜之例也
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黎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
小邾子穆齊靈世子光伐鄭簡十有二月己亥同盟孝
于戲戲許宜反左傳八年八月子駟從鄭伯朝于晉晉
不禮焉九年六月朝于楚冬十月諸侯伐鄭季武
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
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
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師于氾令
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
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
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
楚人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
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諸侯皆不欲戰乃

許鄭成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杜氏曰戲鄭地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

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手又反又如字）以老楚杖（直亮反）信以待晉其策未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于列國修罷備（兵罷戰備）盛（音成）餱（音侯乾食也）糧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音智）罃曰許之盟而還（音旋）師以敝（疲也）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蒲卜反）骨以逞不

可以爭大勞未艾（魚廢反 息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穀梁 莊八）知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輙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杜氏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楊士勛疏伐鄭之文在上即盟戲鄭在可知故不異言鄭永嘉呂氏曰按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于伐鄭文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于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又伐鄭則為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

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于伐鄭之後此事而觀可見矣愚按齊桓之時在于服楚晉文之時在于勝楚晉悼之時在于敝楚蓋召陵以前楚人連歲加兵于鄭及次陘之伐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前楚滅黄而霸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頗懾服矣迨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凌駕中華既縣陳入鄭又滅蕭圍宋于蜀之會奄然以蠻夷之大夫主盟諸夏而聽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為己有厲公敗之于鄢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霸鄭與于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怙荆之績則楚寖强盛未肯服義而昔若處父之伐不足以屈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之捷則暴骨以逞克不可命而先君鄢陵之勝不足以服其心也於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

於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有以挫其暴狠之鋒又有以推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于斯為盛故于戲亳北雖書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于蕭魚特筆以著其美也然悼公四駕伐鄭唯盟戲不致者因子駟之言而未得志于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恥不能據鄭者是也亦猶會鄬不陳不成救而不書至會耳悼公九合諸侯獨于于鄬于戲不致春秋豈無意哉○啖氏曰左氏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蓋誤重說也古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作傳者承兩國舊史月數不同遂兩載之

楚子共伐鄭簡

左傳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愚按楚書子者國君自將恃強軋弱憑陵中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戊靈王戌九年十年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蔡景二十九鄭簡三曹成十五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三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黎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齊靈世子光會吳壽夢于柤

柤莊加反左傳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五年傳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杜氏曰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柤楚地張氏曰後漢彭城國傳陽縣有柤水愚按今在濟寧路濟州沛縣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敢屈吳而往與之會已為過禮今悼公霸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為會則是舉天下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興去疥癘而得腹心之疾庸愈乎鄱陽萬氏曰春秋于楚未嘗殊會而

獨殊會吳者盖吳以楚之同姓僭號稱王諸侯宗之以為會春秋書不以殊會而外之于中國則是代宗周為天下之共主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音福又彼力反穀作傳左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穀梁傳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杜氏曰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傳陽縣張氏曰今徐州沛縣襄陵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吳而因

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剝利無復霸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甚之故曰而致之也陳氏曰以偪陽子歸不書宥偪陽子也以為非其罪也悼公合十三國之衆而遂滅偪陽於偪陽子何譏焉愚按偪陽國及柤地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衝則悼公之會吳于柤蓋謀滅偪陽而通吳也吳既會柤必以兵同滅偪陽而春秋所書若會柤之後繼事以滅偪陽而吳不與滅蓋不以中國諸侯從蠻荒之主滅弱小之國也穀梁之言是矣齊桓之霸滅譚滅遂降鄣遷陽晉文之霸執曹伯復衛侯悼公之霸滅偪陽皆功不揜過此孟子所以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王氏曰此致前事者二事偶舉其可道者也會吳猶可因會吳而滅人之國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

○楚共公子貞鄭簡公孫輒帥師伐宋平

左傳楚子囊

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圍宋門于桐門高氏曰以宋公受偪陽故也鄭背中國即于楚又與楚人同伐中國罪不容誅也陳氏曰凡專將言帥師苟二國會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帥師是國自為帥也國自為帥自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始自是雖圍滅亦並稱帥師矣蜀杜氏曰春秋錄楚公子貞于鄭公孫輒之上所以懲鄭也

○晉悼師伐秦左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荀罃伐秦報其侵也高氏曰晉方帥諸侯會吳滅偪陽又越千里而伐秦可謂虐用其民矣為晉計者莫若修文公之業求成于秦庶因秦之兵力共攘荆楚可以少安中國不此之圖而反以秦資楚此晉之失也家氏曰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畧之也

秋莒黎比人伐我東鄙左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謹按莒與同晉悼之

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
其無忌憚亦甚矣

伯成莒子黎比邾子宣齊靈世子光滕子成薛伯杞伯孝

小邾子穆伐鄭簡此三駕之一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

于牛首啖氏曰世子光在諸侯上見非禮王氏箋義世
子在諸侯之上孔子仍舊文書之者譏之也永嘉呂氏
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
示譏言專以強弱事勢為先後也桓十六年傳以至之
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春秋之時禮
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
上下王氏曰齊世子光以期會而長四君蓋伯主援諸
侯之術也愚按齊世子光同盟雞澤會戚救陳盟戲會
相皆序小邾子之下唯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上
而傳稱光先至于師明年兩伐鄭又序莒邾之上傳亦

云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氏皆云為盟主所尊故進之夫諸侯之世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國世子宜次于伯爵之君之下考之仲子之言但曰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則齊光未誓于天子而可序于薛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世子而次于子爵是則世子未誓于天子以皮幣繼子男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莒邾薛杞國弱而畢齊光國大而强故紊周班而進之也况自晉悼之霸莒邾以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先王舊制論之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公穀作斐書盜始此左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公羊傳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穀梁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程子傳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按左氏鄭公子騑（騑子駟）當國（攝君事也）發（子國）為司馬輒（子耳）為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況域反）司氏堵（丁古反又音者）氏侯氏子師氏皆喪（息浪反）田故五族（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公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蒲回反）貳（昭三十二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愚按陪倅也貳副也）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閫有偃息談笑而卻（與却同）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乃旦反）者矣（其上者如孔子相定公會夾谷一言而卻

萊炙之兵免魯君于難其次如柳下惠使展喜犒齊師稱先王之盟言而齊侯乃還又其次如藺相如從趙王會秦王于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左右欲及相如相如叱之左右皆靡秦終不能有加于趙乃至于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王氏曰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鄭三卿之禍其近是乎陳氏曰盜賤者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書盜自此始春秋之季小臣圖柄臣甚者陪臣執國命矣張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鄬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騑弒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騑者從夷之

人弑君之賊也而發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公羊傳曷為不言諸侯戍鄭虎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

侯莫之土有故反繫之鄭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程子傳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後以逼之耳故繫鄭以責諸侯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孫氏曰此伐鄭諸侯戍鄭虎牢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丁念反隘猶委頓也無所底音旨告子駟云云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程子曰責鄭不能守故不繫于鄭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

之者非欲斷（音短）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扶又反）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扶問反）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張氏曰罪諸侯者責霸主之寡謀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恃力逼小豈霸主服人之道乎故反繫之鄭以罪之愚按陳已服而悼公命諸侯戍之春秋書戍陳著其人心不協保陳不終遂致陳侯之逃也鄭未服而悼公戍虎牢以逼之春秋書戍鄭虎牢著其據地利以脅鄭而反使楚人得以竊救患之名也是故戍陳雖善而後書陳侯逃歸則戍陳為無功矣戍虎牢雖未為不善而下書楚救鄭則中國為有

罪矣故陳氏謂凡戍不書惟晉悼公之戍陳鄭也特書之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書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蜀杜氏曰諸侯伐鄭而戍虎牢聖人於其伐也書其爵而于其戍沒言之是與其伐而不與其戍者今書楚公子之救者所以疾諸侯也愚按楚屢救鄭矣宣元年蔿賈二年鬬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及公子申之類皆不書其志在于争中國不可許之以救也然聖人之作春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晉中國之侯伯也楚僭亂之蠻荒也晉文公懐怨以攻衛過于侵暴則書楚人救衛晉悼公據險以阨鄭肆其陵逼則書楚公子貞救

鄭皆所以備責霸者之不仁而見楚人反有救衛之善也既而楚救衛而終不能保衛楚救鄭而終不能爭鄭又以著外不勝内之常理耳雖然前書晉悼救陳而陳卒屬於楚此書楚救鄭而鄭遂服于晉得鄭而棄陳悼公蓋惑于諸大夫之言以為陳近于楚是以計近功而虧大義急于此而緩于彼也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己亥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 晉悼十一齊靈二十衛獻十五蔡景三十鄭簡四曹成十六陳哀七杞孝五宋平十四秦景十五楚共二十九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

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杜氏曰季氏欲專其民人因以改作三子三分國之民衆又各自壞其軍乘以足成三軍季氏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孔氏正義役今之丁也邑賦稅也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見周禮大司馬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天下莫强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繩證反下同説

者以為大國之賦也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鄭氏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三萬舉成數也朱子曰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七萬二千人然盡用之是舉國而行故其用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以成數言故曰三萬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音庚帥以出杜氏曰有事則三卿更帥以征伐事畢則將去聲下同歸於朝車復于甸繩證反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

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齊氏曰周公封曲阜地方七百里詩頌僖公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則魯本有三軍後以霸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減為二軍令復增置中軍且軍雖屬公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令三家以公幼弱故分軍征各入已也通者問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公之封于魯得用郊禘之禮設兩觀乘大路豈獨受二軍而已哉是知自伯禽以來固已有三軍矣往往自文宣而下軍政隳壞不聞其闕自此年以前國之三軍皆屬于公有事則諸卿分帥以行然當時諸卿私乘必多於公車矣至是季武子欲專主一軍故請於叔孫穆子欲重新整頓

作三軍申明約束一也三家各毀其私乘以補足三
軍之數二也三子各主一軍專其役邑而公無與焉
三也故謂之作三軍乎公無與焉而不疑蓋公年十
四生于帷墻之中不知君國子民之道殆與晉悼異
矣曰是也魯自有三軍而謂作者變其法制耳先儒
為舍中軍所誤故以魯本二軍而有復古之說愚按
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
遂則魯舊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蓋是時軍
政隳壞而公室之三軍不能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
改借作之名而專兵權也孔氏正義謂僖公復古制
作三軍至文公以來霸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為二
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四卿並將則三軍未嘗
廢也特以僖公而後世卿強盛既有三桓又有臧孫
氏仲氏叔氏之類是以采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兵
軍數廢闕及是三家三分公室又壞已之車乘以復
三軍之本制其實欲奪公家之兵為已私爾聖人不

以作三軍係之三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大法則不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如作丘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譏也三軍魯之舊制而亦作書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

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音舍以見音現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陳氏曰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家氏曰析三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為國君者徒擁虛器于

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與于此春秋書城費于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跋扈之戒○趙氏曰公羊云三卿也按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二也穀梁又云諸侯一卿按國有小大軍制當異周禮小國一軍據魯初封時最為大國非一軍明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臨川吳氏曰因四卜之瀆以著魯郊之僭愚按傳三十一年亦四卜郊不從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高氏曰魯不當郊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

鄭 簡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平 左傳三月子蟜相鄭伯以如楚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

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子展侵宋杜氏曰欲以致諸侯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世子光莒子黎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伐鄭此三駕之二左傳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諸侯會于北門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蒲洛反公穀作京左傳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

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臣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程子傳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又覆杜氏曰亳城鄭地任氏曰偃師也故湯都偃今河南府偃師縣

公至自伐鄭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臨川吳氏曰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不得鄭也

楚子共**鄭伯**簡**伐宋**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師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杜氏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尋復**扶又反**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音現**其既同而又叛也既**

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高氏曰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于楚而數叛晉使楚道敝而因與晉以托國焉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去聲違也茲命明神殛紀力反誅也之俾失其民隊直類反命亡氏踣蒲北反斃也其國家雖渝羊朱反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靈世子光莒子黎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伐鄭簡會于蕭魚此三駕之三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

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魏絳辭曰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羊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程子傳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覆可知鄭又服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杜氏曰蕭魚鄭地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杜氏曰鄭服而諸侯會何氏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録其會孫氏曰言代言

會者得鄭之辭也鄭自桓文後晉楚爭之久矣晉悼凡歲大合諸侯今始得之亦能有鄭踰二十年此晉悼之績也陳氏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王氏箋義書公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蓋美晉侯之功也亦猶楚屈完來盟于師再書盟于召陵之義也愚按會于蕭魚與盟于召陵書法正同皆一經之特筆所以序二霸之績然召陵則先書屈完來盟蕭魚不書鄭會者夷狄之服義必明著其請盟之跡鄭之服晉雖不著鄭會而書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于伐鄭之下則得鄭可知矣

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

愚按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經皆略之謂鄭不可信而小信不足恃也

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

焉納斥音尺候杜氏曰不相備也許慎曰斥度候望也以望烽燧示兒編謂撿行險阻伺候盜賊禁侵掠遣叔肸許乙反叔向也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扶又反音佩晉者二十四年昭四年會申鄭始從楚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愚按齊桓霸業至葵丘而盛桓公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天下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晉悼霸業至蕭魚而盛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叛盖要之以信而使之强從不若待之以誠而使人自服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九年冬聽於知音智武子而不與楚戰于戲故三駕三興師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蘇氏曰自鄭人侵蔡之後晉楚爭鄭晉人四以

諸侯伐鄭楚輙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鄭乃固與晉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劉氏曰春秋嘉善矜不能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于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于楚之强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于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壹故畧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為善不以盟誓為信示以救災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而遠人服矣永嘉呂氏曰悼公再霸之烈其最可稱道者蕭魚之會以盟則不如屈完之來有以服其心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有以讋其氣然以剸楚方强子囊為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師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能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曰

方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然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朱子語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當時屬公恁地弄得狼當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大晴光景便別赫然為之一新又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公白地做起悼公是見成基址

公至自會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范氏曰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程氏傳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高氏曰春秋以變文為褒貶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為美也

○楚共人執鄭行人良霄穀作良宵左傳鄭人使良霄太宰石

奧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懾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杜氏曰良霄公孫輒子書執殺行人皆以為譏言非其罪也啖氏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襄陵許氏曰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于是矣高氏曰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舒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于是堅從晉矣愚按悼公之四伐鄭于戲則楚子伐鄭戍虎牢則公子貞救鄭亳北則楚鄭伐宋或伐或救或挾鄭以病中國獨至于蕭魚僅能止鄭之一卿而不能出師蓋勢窮力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致抗也○冬秦景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高氏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于是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家氏曰晉為秦所敗

春秋畧敗而不書不與
秦人之為楚而救鄭也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十一